

宋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詩經六

宋州十志正誤補記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二

十二之二

卅九

卷之十二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當爲刺厲王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節刺師尹不平

疾豔妻煽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也是以知然。刺幽王毛如字鄭改爲刺厲王從此至小宛四篇皆然節在結反父音甫後皇父皆同惡鳥路反番方衣反徐甫言反本或作潘音同。疏十月八章章八句。正義曰毛以爲刺幽王鄭以爲刺厲王經入章皆刺韓詩作繁下同。王之辭此下及小宛序皆刺幽王鄭以爲本刺厲王毛氏移之事既久遠不審實然以否縱其實然毛既移其篇第改厲爲幽即以爲幽王說之故下傳曰豔妻褒姒是爲幽王之事則四篇皆如之今各從其家而爲之義不復強爲與奪。箋當爲刺厲王至是以知然。正義曰鄭以此篇本六月之上爲刺厲王詩毛氏移之於此改厲爲幽今本其舊而爲之說故云當爲刺厲王也作詁訓傳者毛公也毛公漢初時人故諸云漢興之初師移其第作詁訓傳時是漢初也其改之意已具於諸鄭既言當爲厲王又自檢其證節刺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曰皇父擅恣日月告凶事國家之權任天下之責不得並時而有二人彼是幽王知此非幽王也曰皇父擅恣日月告凶事國家之權任天下之責不得並時而有二人彼是幽王知此非幽王也鄭語云幽王八年桓公爲司徒此篇云番維司徒一官不得二人爲之故又云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爲之非此篇之所云番是以知之由此知幽當爲厲也毛以豔妻爲褒姒美色曰豔則褒姒豔妻爲一鄭必爲別人者以詩論天子之后非如曲說邪淫不當以色名之中候曰劉者配姬以放賢刻豔古今字耳以刻對姬刻爲其姓以此知非褒姒也鄭桓公幽王八年始爲司徒知非代番爲之者以番爲司徒在豔妻方盛之時則豔既爲后番始爲司徒也鄭語說桓公既爲司徒方問史伯史伯乃說褒姒之事其末云竟以爲后則桓公初爲司徒褒姒仍未爲后以此知桓公不得與番相代也凡例別嫌明疑以本文爲主故鄭先以詩上下校之後乃言鄭桓公也中候

與此篇事同山崩水潰卽此篇百川沸騰山冢峩峩是也如此中候之文亦可以明此爲厲王但緯侯之書人或不信故鄭不引之鄭檢此篇爲厲王其理欲明而知下三篇亦當爲刺厲王者以序皆言大夫其文大體相類十月之交雨無正卒章說已留彼去念友之意全同小旻小宛卒章說怖畏罪辜恐懼之心如一似一人之作故以爲當刺厲王也王肅皇甫謐以爲四篇正刺幽王

孫毓疑而不能決其評曰毛公大儒明於詁訓篇義誠自刺厲王無緣橫移其第改爲幽王鄭君之言亦不虛耳是以惑疑無以斷焉竊以褒姒龍幽之妖所生褒人養而獻之無有私黨皇父以下七子之親而令在位若此之盛也又尚書緯說豔妻謂厲王之婦不斥褒姒又雨無正有周宗既滅靡所止戾之言若是幽王既爲犬戎所殺則無所刺若王尚存不得謂之既滅下句言正大夫離居莫之我勸莫肯夙夜莫肯朝夕庶曰式滅覆出爲惡之言鄭箋皆謂厲王流于羗之後於義爲安是其言雖不能決而其意謂鄭爲長也若如鄭言毛詩爲毛公所移四篇容可在此今韓詩亦在此者詩體本是歌誦口相傳授遺秦滅學之後衆儒不知其次齊韓之徒以詩經而爲章句與毛異耳非有壁中舊本可得憑據或見毛次於此故同之焉不然韓詩次第不知誰爲之。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

周之十月夏之交會醜惡也箋云

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之象日辰之義日爲君辰爲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辛故甚惡也。夏戶雅反

彼月而微此日而微

月臣道日君道

箋云微謂不明也彼月則有微今此日反微非其常爲異尤大也。

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起故下民亦甚可哀。

疏至之

哀。毛以爲幽王之時正在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日月之交會朔月辛卯之日以此時而日有食之此其爲異亦甚之惡也何則日食者月掩之也月食日爲陰侵陽臣侵君之象其日又是辛卯辛是金卯是木金常勝木今木反侵金亦臣侵君之象臣侵君逆之大者一食而有二象故爲亦甚惡也所以爲甚惡者日君道也月臣道也君當制臣似月應食臣不當侵君似日不應食故言彼月而容有被食不明今此日而反被食不明以日被月食似君被臣侵非其常事故爲異尤大也異既如此災害將生災害一起天下蒙毒故今此下民亦甚可哀傷矣。鄭唯厲王時爲異。傳之交日月之交會。正義曰交者日月行相逮及交而會聚故云交會也日月交會謂朔日也此言十月之交即云朔月辛卯朔月即是之交爲事也古歷緯及周髀皆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皆右行於天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是月行疾日行遲二十九日有餘而月行天一周追及於日而與之會是會之交也每月皆交會而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裏故不食其食要於交會又月與日同道乃食也。箋周之至甚惡正義曰詩之言月皆據夏時而知此周十月夏八月者推度災日十月之交氣之相交周十月夏之八月緯雖不可盡信其言主以釋此故據之以爲周十月焉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以日食者月食之也故何休曰不言月食之者其形不可得而觀故疑言日有食之月食日是陰侵陽也下傳曰月臣道日君道是臣侵君之象日辰之義者月令其日甲乙是從甲至癸爲日也左傳曰辰在子卯又曰辰在申是從子至亥爲辰也雖十日甲剛乙柔

其中有五剛五柔要十日皆爲幹故日爲君也而十二辰亦子陽丑陰其中有六陽六陰以對十日皆爲支故辰爲臣言此者解詩本言辛卯日食之意曰食陰侵陽而以辛卯日卯比臣辛比君是爲卯侵辛也辛日以辰侵日而日爲金辰爲木金應勝木反侵金是五行相逆猶君臣顛倒故言亦甚惡也案此朔月辛卯自是所食之月知取金木爲義者推度災曰及其食也君弱臣強故天垂象以見徵辛者正秋之王氣卯者正春之臣位日爲君辰爲臣八月之日交卯食辛矣辛之爲君幼弱而不明卯之爲臣秉權而爲政故辛之言新陰氣盛而陽微生其君幼弱而任卯臣也以此緯文故知取卯侵辛爲義如緯之意以辛王在秋八月用事卯位在春秋當休廢思臣以休廢之時能侵當王之君是陰盛陽微之象緯意又取剛柔爲義以辛是柔秋又辛之言新言微陽新用事也卯位正春強臣之象故云君幼弱臣秉權以權臣陵弱君故爲醜也此箋直言卯侵辛不言君弱臣強者陰陽之事容有多塗故舉金木爲正餘畧之也昭二十一年秋正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臣午食王似卯侵辛傳言不爲災者彼爲夏之時也左傳曰二至事王應休廢又壬爲剛日非是弱君故與此不同也若然此八月卽秋分之時也五傳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卽爲災此亦分月而云孔醜者然日者太陽之精至尊之物不宜有所侵侵之則爲異但聖賢卽事設教以爲等級耳左傳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用幣於社伐鼓於朝其餘則否是以日食之中分爲差降也以正月爲夏之四月純陽用事而日又爲陽於時最盛尤不宜爲陰所侵故爲最重而特用鼓幣也其他月則非正陽故爲差輕也至於二至二分固有分至之名宜若同道相過有可食之理故爲尤輕也計古今之天度數一也日月之食本無常時故厥象爲日月交會之術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爲限而日月行天各自有道雖至朔相逢而道有表裏若月先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先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杜預見其參差乃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是日月食無常時非分至之月必相食也正以二分晝夜等有類同道二至長短極似若相過因名示義非實然也以日體一也食之輕重假理示義其實日食皆爲異矣故鄭駁異義引此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則非常爲異明謂此爲非常明春秋爲示義也若人君改過修善雖正陽之月禍亦可消若長惡遂非雖分至之月亦將有咎安得二至二分獨不爲災也昭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是春分之月傳稱魯衛惡之衛大魯小云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其年八月衛侯惡卒十一月季孫宿卒此分月日食有災之驗也且日之有食象臣之侵君若云日有可食之時則君有可殺之節理豈然乎以此知雖在分至非無災咎故此食在夏之八月云爲異尤大也然日月之食於筭可推而知則是雖數自當然而云爲異者人君者位貴居尊恐其志移心易聖人假之靈神作爲鑒戒耳夫以昭昭

大明照臨下土忽爾殲亡俾晝作夜其為怪異莫斯之甚故有伐鼓用幣之儀貶膳去樂之數皆所以重天變警人君者也而天道深遠有時而驗或亦人之禍孽偶與相逢故聖人得因其變常假為勸戒使智達之士識先聖之深情中下之主信妖祥以自懼但神道可以助教而不可以為教神之則惑眾去之則害宜故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信若不信期於大通而已矣經典之文不明言咎惡而公家董仲舒何休及劉歆等以為發無不應是知言微祥之義未悟勸沮之方杜預論之當矣日月之食大率可推步而知亦有不依交限而食者襄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於法筭前月之日食既則後月不得食而春秋有之又此經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箋云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則此依交限以否未可知也古之歷書亡矣今世有周歷魯歷者蓋漢初為之其交無遲疾盈縮考日食之法而其上年月已往參差是以漢世通儒未有以歷考此辛卯日食者而王基獨云以歷考此辛卯日食者而王基獨云以歷校之自共和以來當幽王世無周十月夏八月辛卯交會欲以此會為共和之前其在共和之前則信矣而校之則無術說者或據世以定義矣。箋微謂至其常。正義曰下章云彼月而食此日而食與此微同則不明謂日月被食而不明也謂之微者取君微弱之義下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月食為常則日食為非常故云此日反微非其常也周礼春官大司樂云日月食令去樂秋官庭氏有救日月之弓矢昏義云陰事不修謫見於天月為之食漢書天文志曰凡日食修德月食脩刑如此則月食相類而云常者義取君可無理殺臣臣不有以犯君故以日食為重耳不謂月食非異也。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箋云告凶告

之微也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也四方之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國無政治者由天子不用善人也。治直吏反。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

不臧箋云臧

疏

日月至不臧。毛以為幽王時所以日有食之者日月告天下以王有凶亡之國無政者由天子不用其善人故也由王不用善凶亡將至故告之也又言日食為大惡之事彼月而食雖象非理殺臣猶則是其常道今此日而反食於何不善乎猶言一何不善為不善之大是凶亡之徵也昭七年左傳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詩所謂此日而食于何不善為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是也。鄭唯厲王時

為熒熒震電不寧不令

熒熒震電貌震雷也箋云雷電過常天不安政教不善之徵。熒于轍反。百川沸騰山冢萃

崩。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箋云萃者崔嵬百川沸出相乘陵者由貴小人也山頂崔嵬者崩君道壞也。沸甫味反萃舊子恤反徐子綏反宜依爾雅音徂恤反本亦作辛頂丁冷反

崔徂回反爾雅作厓才規反
崑五回反爾雅作巖五規反
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言易位也箋云易位者君子居下小人處上之謂也。處昌呂反。哀

今之人胡憐莫懲箋云憐曾懲止也變異如此禍亂方至哀哉今在憐七感反亦作慘
疏熿熿至莫懲。

不但日食又熿熿然有震雷之電其聲駭駛過常令使天下不安止由王政教不善之徵所致也又當時天下有百川之水皆溢出而相乘水流越下小人之象今溢出由貴小人在上也又

疏

熿熿至莫懲。

時山之冢頂高峯之上峯然崔嵬者皆崩落山高在上君之象今崩落是君道壞也於時又高大之岸陷爲深谷岸應處上今陷而在下由君子居下故也又深下之谷進出爲陵谷應處下

今進而上由小人處上故也變異如此禍亂方至哀哉今在位之人何曾無肯行道德消止此異者但尚德省刑退不肖進君子則此異止矣此所陳皆當時實事震電旣言不寧不合由所致有象在下致皆有象矣故箋皆以象解之推度災曰百川沸騰衆陰進山冢峯崩人無仰高

岸爲谷賢者退深谷爲陵小臨卽是也。鄭唯厲王時爲異。傳山頂曰冢至爰乘陵。正義曰釋山云山頂冢孫炎曰謂山巔也又云峯者厓子規反巖語規反郭璞曰謂山峯頂巖者意或作嵯嵯此經作峯箋作崔嵬者雖子則爾雅小異義實同也徐邈以峯子恤反則當訓爲

盡於時雖大變異不應天下山頂盡皆崩也故鄭依爾雅爲說百川沸出相乘陵者謂衆陰盛也水泉溢時衆川多然故舉百成數也周語曰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若二代之季其川源必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山川崩川竭

亡國之徵是歲三川竭此言百川沸騰與彼三川震不同也何者此有沸出相乘水盛漫溢而已非震之類也彼幽王之時云若二代之季若厲王時已百川皆震不當遠比二代之末以此知沸騰非震也彼云三川震此云百川沸又知此詩非幽王時也鄭以爲當刺厲王於義實安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棣維師氏豔

妻煽方處豔妻褒姒美色曰豔煽熾也箋云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聚蹶棣皆氏厲王淫於色七子皆用后嬖寵方熾之時並處位言妻黨盛女調行之甚也敵夫曰妻

司徒之職掌天下土地之圖人民之數冢宰掌建邦之六典皆卿也膳夫上士也掌王之飲食膳羞內史中大夫也掌冢廟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趣馬中士也掌王馬之政師氏亦中大夫也掌司朝得失之事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權寵相連朋黨於朝是以疾焉皇父則爲之端首兼擅羣職故但目以卿士云。聚側留反蹶俱衛反趣七走反注同趣馬官名棣音矩弓禹反豔餘膳反鄭云豔妻厲王后煽音扇說文作偏云熾盛也處一

本作熾熾尺志反盛也嬖必計反朝直遙反下同擅市戰反

疏皇父至方處。毛以爲當刺幽王時皇父爲卿士之官謂

十三經注疏

詩十二之一小雅南山之什

三

卿之有事兼擅羣職也其番氏維爲司徒之卿家伯維爲冢宰之卿仲允爲膳夫聚氏之子爲內史蹶氏維爲趣馬橘氏維爲師氏之官此七人於豔妻有寵熾盛方甚之時並處於位由褒似有寵私請於王使此七人朋黨於朝言王政所以亂也褒似有親黨者以褒國所養以爲本親故有此族黨又此文不言是其婚戚或可詔倭於事爲之朋黨不必盡是甥舅之親。鄭以爲厲王時豔爲后爲異。箋皇父至士云。正義曰皇父及伯仲是字之義故知皇父家伯仲允皆字蓋與后同姓刻也其番聚蹶橘單言人聚子以子配之若曾子閔子然故知皆氏蓋后氏之外親也春秋緯說湯遭大旱以六事謝過其一云女謁行與謂請也謂婦人有寵謂用親戚而使其言得行今七人並處大位言妻黨強盛女謁行之甚也曲禮云天子之妻曰后此不言后而言妻以其敵夫故言妻也妻之言齊齊於夫也雖天子之尊其妻亦與夫敵也自司徒之職至得失之事其言皆出於周禮知是卿大夫士者皆序官之文所掌皆在其職之文因此以寵相連故詳其官之尊卑及所掌之事焉序官大司徒卿一人冢宰卿一人故云皆卿也六典者謂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序官趣馬下士一人此言中士者誤也定本亦誤彼言掌贊正良馬卽正馬之政也師氏云掌國中失之事雖中爲中禮亦是得義故杜子春云中當爲得以義引之故爲得也司朝卽是國也此云家伯維宰周禮有太宰卿小宰卿大夫宰夫下大夫鄭司農宰夫注云詩人曰家伯維宰謂此宰夫也王肅以此宰爲小宰鄭以爲冢宰者以宰夫等經傳之中未有單稱宰處冢宰之單稱宰猶宰猶司徒以下不稱大故序官小宰小宰不言冢是冢者大處以對小故天官注云百官摠焉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以小司徒小宗伯不得單稱司徒宗伯要以小配之是小宰亦不得單稱宰也今此宰夫既是以其佐對司徒內史等六官是列職之事五者皆是一官之長宰不當獨爲太宰之佐以此知家伯維宰是冢宰也趣馬下士膳夫上士耳得與司徒冢宰同列於詩者鄭解其意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而此六人權寵相連共朋黨於朝是以疾焉然官高者勢大勢大者黨甚放此大率以官高爲先而有不次者便文以取韻也又解發首先言皇父不言官名之意皇父則爲此六子之端首兼摠曰宰職故但以卿士云言兼摠者於六卿之外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更爲之都官摠統六官之事兼雜爲名故謂之卿士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時是也下則汙高則萊箋云抑之言噫噫是皇父疾而呼我我不先就與我謀使我得遷徙乃反徹毀我牆屋令我不得趨農田卒爲汙萊乎此皇父所築邑人之怨辭。抑如字解也徐音噫韓詩云意也汙音烏注同萊音來噫於其反下同合力呈反趣七住反本又作趨七俱反曰予不戕禮則然矣箋云戕殘也言皇父既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殘敗又作趨七俱反

反王作臧臧善也孫毓評以疏抑此至然矣。毛以為小人自矜謂舉無不當皇父以親寵鄭為改字其音恭本亦作供疏封於畿內既封即築都邑令邑人居之先毀牆屋而後令遷

邑人廢其家業故述其情以責之言噫是皇父汝所舉事豈肯曰我所為不是乎言其不自知皆謂已為是也汝何為使我役作築邑之日不先就與我謀告我遷期使豫治田事徑即徹毀

我牆屋令我築邑廢我農業使我田之高下知為汙萊乎而皇父非但不知耳反曰我不殘敗汝田業也今汝徹牆廢田供事我者於禮則當然矣言禮法下供上役故也皇父奢殘自恣

反云禮法當然歌而惡之鄭以厲王時為異。傳下則汙高則萊。正義曰汙者池停水之名故禮記曰汙其宮而濬焉是也萊者草穢之名楚茨云田萊多荒是也下田可以種稻無稻則

為池高田可以種禾無禾則生草故下則汙高則萊。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皇父甚自謂聖向邑也擇三有

事有司國之三卿信維貪淫多藏之人也箋云專權足已自比聖人作都立三卿皆取聚斂之臣言不知厭也禮畿內諸侯二卿。向式亮反下及注同亶都但反信也藏才浪反注同厭於

盥不愁遺一老俾守我王箋云愁者心不欲自強之辭也言盡將舊在位之人與之皆去無留衛王。愁魚覲反爾雅云願也舊在位之人與之皆

也強其擇有車馬以居徂向箋云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以往居于向也。疏皇父至徂向。毛以為皇父丈反。擇有車馬以居徂向。馬者以往居于向也。非徒困苦邑人又矜貪無厭

言皇父不自知甚自謂已聖而作都于向之時則擇立三有事之卿信維是貪淫多藏之人擇此貪人為卿欲使聚斂歸已其發向邑之時盡將舊在位之人與之俱去不肯愁然強欲遺留

一老使之守衛我王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令往居于邑上章言其築邑此章言其往時。鄭唯厲王時為異。箋專權至二卿。正義曰箋解自謂聖意以由專權而為知足於已自以高

官厚祿謂已智能得之以為天下莫若已自此聖人也是自謂聖人也以三有事文承作都故為立三卿多藏者言其多藏財貨故言皆取聚斂之臣用使之聚斂是不知厭也禮畿內諸侯二

卿者太宰云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注云兩謂兩卿伍謂伍大夫言都鄙是畿內故王制注云見畿內之國二卿也其伍大夫與畿外同言此者明皇父當二卿今立三

有事是自同畿外增一卿以比列國也又取多藏者是不知厭也則不知厭亦兼解三卿意也知皇父封不在畿外者以刺之云擇三有事明其不應三而三故知是畿內也左傳說桓王與

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云河內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內也。箋愁者至衛王。正義曰說文云愁肯從心也言初時心所不欲後始勉強而肯從故云心不欲自強之辭一老是舊在位故言盡將舊在位之人與去皇父所屬之臣自然當從言舊在位蓋王官列職皇父欲矜刑勢盡將往向故言無留衛王其至向亦當反但去時盡將之耳定本及集本云愁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亦當爲刺厲王

王之所下教令甚多而無正也。正音政。疏。雨無正七章上二章章十句次二章章八句下三章章六句至爲政

意雨是自上下者也雨從上而下於地猶教令從王而下於民而王之教令衆多如雨然事皆苛虐情不恤民而非所以爲政教之道故作此詩以刺之既成而名之曰雨無正也經七章皆

刺王之辭鄭以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駿長也殺不熟曰饑疏不

爲刺厲王爲異繼長昊天德至使昊天天下此死喪饑饉之災而天下諸侯於是更相

侵伐。浩古老反又胡老反吳胡老反駁音峻饑其斬反更古衡反。昊天疾威弗慮弗

圖箋云慮圖皆謀也王既不駿昊天德今昊天又疾其政以刑罰威

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舍除淪率也箋云胥相鋪徧也言王使此無罪者見率率相引而

也王云病也疏。浩浩至以鋪。毛以爲詩人告幽王言浩浩然廣大之昊天以王不能繼長其

徧音遍下同疏。德承順行之故下死喪饑饉之災由此致斬伐絕滅四方之國也王既不能繼

長昊天德而昊天又疾王以刑罰之政威恐天下其災又將重於死喪饑饉欲害及王身王

不慮謀之弗曾圖計之若圖謀之當正刑罰以禦天變反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者而不戮若此

無罪之人王柱濫之使率率相引而徧得罪由王酷暴天所以疾王何以不改之乎。鄭唯刺

厲王爲異。傳穀不至口饑。正義曰釋天文李巡曰五穀不熟曰饑可食之萊皆不熟爲饑

郭璞曰凡草木可食者通名爲藟三十四年穀梁傳曰一穀不升謂之糠二穀不升謂之饑三

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饑又謂之大侵彼以五穀熟之多少立差

等之名其實五者皆是饑也三穀不升於民之困蓋與蔬不熟同故俱名爲饑也。箋此言至

侵伐。正義曰王者繼天理物當奉天施化是長天德也政不順天殘害下民是不能繼長吳

天之德尙書稱政之動天有如影響王既不能繼長天德故昊天震怒下此死喪饑饉之災謂

害萬民也饑饉既至則人懷苟且故天下諸侯於是更相侵伐由災而使然故云於是。箋慮

圖至不圖。正義曰再言不謀者丁寧欲王深思之也上有昊天明此亦昊天定本皆作

昊天俗本作旻天誤也。傳舍除。正義曰欲故舍其人即除其罪過故以舍爲除也。周宗

既滅靡所止戾戾定也箋云周宗鎬京也是時諸侯不朝王民

正大夫離居莫知我

不不堪命王流于就無所安定也。疏直例反。

五

十三經注疏

詩十二之二 小雅 南山之什

爲試讀, 需要完整PDF請訪問: www.ertongbo.com

爲試讀, 需要完整PDF請訪問: www.ertongbo.com

勸 勸勞也箋云正長也長官之大夫於王流于彘而皆散處無復知我民之見罷勞也。勸夷世反又音曳長張丈反下同復符富反罷音皮。 **三事大夫莫**

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 箋云王流在外三公及諸侯隨王而行者皆無君臣之禮不肯晨夜朝暮省王也。朝直遙反舊張遙反 **庶曰**

式臧覆出爲惡 覆反也箋云人見王之失所庶幾其自改悔而用善人反出教令復爲惡也。覆芳服反。 **疏** 周宗至爲惡。毛以爲

宗之道謂先王之法既以滅亡矣其道既滅國亦將亡無所止而安定也以此無法故我之賢友長官大夫奔散而去與我離居我雖勞無知我之勞者又三事大夫無肯早起夜臥以勤國

事者國君之諸侯無肯朝夕在公而敬事王者法度既滅君臣解體以將滅亡我庶幾曰王今國危如此當改用善人而王反出爲惡政以害天下言其惡所以當亡也。鄭以爲厲王既爲

昊天所疾故今宗周鎬京既已破滅王出京師無所止而安定也餘箋備。傳戾定。正義曰此傳質畧王述之曰周室爲天下所宗其道已滅將無所止定毛以刺幽王理必異於鄭當如

王說。箋周宗至于彘。正義曰周宗宗周也皆言周爲天下所宗文雖異而義同故言周宗鎬京也本紀稱暴虐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王怒殺謗者諸侯不朝於是國人莫敢出

言三十七年乃相與叛襲厲王王出奔彘是王流于彘之事也本紀又云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則鎬京滅者以王不在焉故韋昭云彘地漢時爲縣屬河東今永安是也杜預云平

陽永安縣東北有彘城晉時郡分而縣移故安漢時不同。傳勸勞。正義曰詰文王述之曰長官大夫我之賢友奔走竄伏與我離居我勞病莫之知也故下章思之欲遷還於王都。箋

長官至罷勞。正義曰大夫而言長官者大夫是公卿之總名皆佐王治民者也王既奔亡臣亦散處無復知民人之勞者王流之後二公行政民有勞苦不由於王而以刺厲王者此言大

夫離居及莫肯夙夜是王即奔時民有勞苦皆是王之過故刺王也。箋王流至省王。正義曰鄭言三公者以經三事大夫爲三公也卿則當有六人孤則無主事故知三事大夫唯三公

耳公雖無職而地官云二卿則公一人鄭亦云外與六卿之事職所不說三皆有事故云三事也謂之吏況大夫乎王見以三事爲三公大夫謂其屬案上文正大夫爲一人三事大夫不得分

爲二也且其文對邦君諸侯若三公下私屬大夫則不得特通於王不宜責其莫肯夙夜也其意亦謂此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 辟法也箋云如何乎昊天痛爲三公也

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箋云凡百君子謂衆信之也我之言不見信如行而無所至也

信如行而無所至也

身正君臣之祖何為上下不相畏乎上下不相畏是不畏于天

疏

箋上下至于天正義曰天道設教以卑承尊若下不事上是不畏天道

戎成不退飢成

不遂曾我誓御懣懣日瘁

戎兵遂安也誓御侍御也瘁病也箋云兵成而不退謂王見流于彘無御止之者飢成而不安謂王在彘乏於飲食之蓄

無輸粟歸餼者此二者曾但待御左右小臣懣懣憂之大臣無念之者。還徐肯退本又作退替思列反懣懣千惑反瘁徂醉反餼許氣反曾在登反畜勅六反

比百君子莫

肯用訊聽言則答諧言則退

以言進退人也箋云訊告也眾在位者無肯用此相告語言不憂王之事也答猶距也有可聽用之言則共以辭距

而違之有諧毀之言則共為排退之羣臣並為不忠惡直

疏

戎成至則退。毛以為幽王政亂朝危將致兵寇言兵寇已成

而不能禦而退之天下之眾飢困已成而不能禦而退之天下之眾飢困已成而不能恤而安之會我待御之小臣知天下之危殆懣懣然日以憂病其凡眾在位之君子雖知其危無肯用

此事以告王者而王又好信淺近受用讒佞若有道聽非法之言聞則應答而受之若有諧毀之言云此人不可任用則用其言而罪退之言以讒言進退人也王政如是所以將危亡也。鄭

以厲王在鎬民叛襲王兵害已成而不肯為王禦止而敗退之者故令王流於彘矣王既在彘乏於飲食之蓄飢困已成而天下無肯輸粟歸王而安飽之者故令王困於食矣此二者曾我

侍御左右之小臣懣懣然憂之而日瘁耳王困於兵戎乏於飲食此乃臣所急憂而汝凡眾在位之君子無肯用此以相告語者唯共聚為不忠惡直醜正有可聽用之言則以為非各進來

共以辭距而違之令其言不得用也若小人有為諧毀之言則以為是各相共排退而去不答難之令小人得進諧於王王既暴虐臣又不忠所以至於危亡為此也。箋兵成至歸餼。正

義曰以王在彘之後不復有兵知兵成是在鎬時事故云謂見流於彘無禦止之者即本紀云民叛襲王是也王若在鎬理無乏食知飢成是在彘時事故云王在彘乏於飲食之蓄無輸粟

歸餼者蓄謂蓄積不必朝夕乏食故言之蓄輸粟歸餼皆左傳有此言餼謂牲牢也。箋有可至醜正。正義曰聽言對諧言故為有可聽用也桑柔對誦言故為道聽之淺者答猶對也受

之與距皆是以言答之但此是刺詩可聽之言必不答受故知答猶距也共以辭距而違之使不見聽用也則答者是以辭距之明退者是不答也故云共為排退言其徒侶自排而退無距

難之者令使諧言得用也見善則距逆見惡則贊成是羣臣並為不忠惡忠直而醜貞正也惡直醜正昭二十八年左傳文。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

維躬是瘁

哀賢人不得言不得出是舌也箋云瘁病也不能言言之拙也言非可出於舌其身旋見困病。出尺遂反音羣。

哿矣能言巧言如

流俾躬處休

舒可矣可矣世所謂能言也巧言從俗如水轉流箋云巧猶善也謂以事類風切劉微之言如水之流忽然而過故不悖逆使身居安休休然亂世之言

順說為上。休虛虬反注同風福鳳反劉古爰反又古哀反一音祈悖補對反選五故反本亦作逆說音悅。

疏哀哉至處休。毛以為幽王信讒賢者不能從俗不敢發言故云可

哀傷哉不能言之賢者意雖欲言則忤物其欲言者當今非我此舌是所可出若出是舌維其身是病言小人惡直將其害之可矣若世之所謂能言者以巧善為言從順於俗如水之轉

流理正辭順無所悖逆小人之所不忌使身得居安休休然言世雖讒勝賢有巧拙亦有能免之者見亂世欲其順說。鄭以厲王時為異。箋不能至困病。正義曰以下能言者云巧言

如流明不能言者為拙矣言之忤人其禍必速言出則禍入故云旋見困病。箋巧猶至劉微

。正義曰人雖正直性有巧拙表記云辭欲巧是正言亦欲巧但人有不能耳知非佞巧者若邪佞之巧則自得志非徒所可矣傳云從俗如轉流言從俗明亦謂賢人維曰予仕孔棘且

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于往也箋云棘急也不可使者不

今衰亂之世云往仕乎甚急進且危急進且危以此二者也。竿本又作迨側格反

疏維曰至朋友。毛以為幽王之時賢者在朝進退多難我今所言維曰往往仕乎往往仕自是其理

但居今之世往往仕則甚急進且危殆矣何者仕在君朝則當從君命王既邪淫動皆不可我若執正守義不從上命則天子云我不可使我將得罪於天子我若阿諛順旨亦既天子云此人

可使我則怨及於朋友朋友之道相切以善今從君為惡故朋友怨之以此二事可使與不可使進退不可故往往仕則急危也。鄭唯厲王時為異。箋不可至二者也。正義曰以可使與

不可使皆君論臣之辭謂稱已意為可使不稱已意為不可使也箋解賢人之意正使者君有不正我從之君則以我為不可使也可使者君雖不正我亦從之如是則君以我為可使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

賢者不肯遷于王都也箋云王流于彘正大夫離居同姓之臣從王思其友而呼之謂曰女今可遷居王都謂

風也其友辭之云我未有室家於王都可居也

鼠思泣血無言不疾

無聲曰泣血無所言而不見疾也箋云鼠憂也既辭之以無室家為其意恨又患不能距

止之故云我憂思泣血欲遷王都見女今我無一言而不道疾者言已方困於病故未能也。思息嗣反注憂思同為于偽反距本又作距音巨。

昔爾出居誰從

作爾室

遭亂世義不得去思其友而不肯反者也箋云往始離居之時誰隨為女作室女猶自作之爾今反以無室家距我恨之辭

疏

謂爾至爾室。毛以為幽王駁

亂大夫有去離朝廷者其友在朝思而呼之謂曰爾可遷居于王都欲見其還朝也去者不肯曰予于王都未有室家心疾王政託以無室家為辭也其友以其距已又責之云我所以憂恐泣血欲汝還者以孤特在朝無所出言而不為小人所見憎疾故思汝耳何為拒我云無室家乎昔爾從王都出居於郊外之時誰復從汝作汝室也本汝自作之耳汝今若還王都亦可自作室家何當以無室為辭也。鄭以為厲王已流於彘即謂彘為王都同姓大夫從王其友不從故呼之謂之曰爾可遷居王都其友辭曰予未有室家既辭又恐其恨故云我試憂思泣血欲遷王都見汝所以不得往者今我無一言而不道已疾由已有疾逢人則言方困於病故未能遷耳大夫知其虛又責之云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也上下四句據文與毛同但屬意別耳。○傳無聲至見疾。正義曰說文云哭哀聲也泣無聲出淚也則無聲謂之泣矣連言血者以淚出於目猶血出於體故以淚比血。禮記曰子臯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注云無聲而血出是也。無所言而不見疾見者自彼加之辭是詩人言已為人所疾也知非其友言在朝疾已者若為在朝疾已不須以無室為辭又未仕而逆慮人疾非順答也故以詩人自言也。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所刺列於十月之交雨無正為小故曰小旻亦當為刺厲王。旻武中反下同

疏

小旻六章上三章章八句下三章章七句。箋

所刺至小旻。正義曰經言旻天無小義今謂之小旻明有所對也故言所刺者此列於十月之交雨無正則此篇之事為天無小故曰小旻也十月之交言日月告凶權臣亂政雨無正言宗周壞滅君臣散離皆是事之大者此篇唯刺謀事邪僻不任賢者是其事小於上篇與上別篇所以得相比者此四篇文體相類是一人之作故得自相比較為之立名也毛氏雖幽厲不同其名篇之意或亦然之。旻天疾威敷于下土。敷布也箋云旻天之德疾王者以刑罰威恐萬民其政教乃布於下土言天下徧知。敷撫扶反徧音遍

謀猶回遘何日斯沮

回邪遘辟沮壞也箋云猶道沮止也今王謀為政之道回辟不徧旻天之德已甚矣心猶不悛何日此惡將止。適音聿韓詩作軌義同

沮在呂反邪似嗟反辟匹亦反下同悛七全反改也沈又七旬反

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叩

叩病也箋云臧

善也謀之善者不從其不善者反用之我視王謀為政之道亦甚病天下。覆芳服反叩其凶反。

疏

旻天至之叩。毛以為旻天之德今疾王以刑罰威恐萬民政乃布於天下徧

知之王既為天所疾政教當順天為之今王謀為政之道又多邪僻不徧旻天之德已甚矣何日王之此惡可散壞乎言王無悛心惡未可壞故有謀之善者王不從之其不善者王反用之

訛亦孔之哀

滄滄然患其誡然思不稱乎上箋云臣不事君亂之階也甚可哀也。滄
急反誡音紫爾雅云滄滄誡莫供職也韓詩云不善之貌稱其尺證反一

稱乎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也謀之善者俱背違之其不善者依就之我視今君臣之謀
道往行之將何所至乎言必至於亂。底之履反背音佩

疏 諭諭至胡底。毛以爲幽王時小人在位皆滄滄然自作

威福思苦其上又訛訛然競營私利不思稱於上臣行如此亦甚可哀傷也王不用善臣則棄
威事君臣並皆昏亂故云謀之其有不善者則君臣俱於是共背違之謀之其有不善者則君

成是言必至於亂也。鄭以厲王時爲異。傳滄滄至乎上。正義曰釋訓云滄滄訛訛無所

職也李巡曰尹釐蔽臣子莫親其職郭璞曰賢者國暫安黨熾盛皆公性利暖職事也皆言其大旨耳彼不解滄滄訛訛之文滄滄爲小人之勢是作威福也訛訛者自營之狀是求私利也

權爭勢與上爲患不思稱上者背公營私不思欲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言夫

我告猶

謀夫孔

多是用不集

相奪莫適可從故所爲不成。適音的。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國國危

不成誰云已當其咎責者言小人爭知而讓過。誦音凶當丁浪反。女即行遺諫是用不

得于道
龜求吉請

於道路無進於跬步何以異乎。跬缺氏反舉足曰跬。言小人不尚德而好灼

多而非賢者是非不決是用爲謀者不得成也發言則訕訕滿庭而無肯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敢執其咎責乎以初無決當敗則相推故謀無所成也其君臣之謀事如此似欲行之人非

於道止而但坐謀遠近是用不得於道里何以異乎謀而不行則於道不進言而無決則於事不成之。鄭爲刺厲王言問龜龜不告所圖之吉凶以本問龜爲有所圖謀故不從吉凶之道

也。筭卜筮至不中。正義曰。禮龜曰卜。蓍曰筮。而此龜并言筮者。以卜筮相將之物。故并言。

以協句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彼論弟子問師以筮言之是數問則慢瀆故至龜龜靈也此言數者謂小人好卜數問不是一事而至三四也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雖得兆及占之於繇則其言皆不中言吉不必吉凶不必凶是不告也定本云雖得兆無吉字俗本有吉字衍也兆者龜之豐圻繇者卜之文辭古有其書左傳每云其繇曰者是也。傳謀人至之道。正義曰解所以有咎之意小人取不若人爭爲己智故謀則發言盈庭若要之決則國危當死彼智不知及慮有死責故不能決正無敢執咎以歸已者左傳說楚伐鄭鄭六卿三欲從楚三欲待晉子駟曰請從楚驂也受其咎是敢執之也。箋無進於跬步。哀哉爲猶匪正義曰鄉射注云矢幹長三尺與跬相應則半步也爾雅亦云一舉足謂之跬。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

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程法經常猶道邇近也爭爲近言箋云哀

哉今之君臣謀事不用古人之法不猶大道之常而徒聽順近言之同者爭言之如彼築室

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潰遂也箋云如當路築室得入而與之謀所爲

疏成。哀哉至于

爲可哀哉今幽王君用爲政教之道非用古人是爲法非用大道是爲常徒維淺近之言而同者於是聽用之言而異者於是爭辨之言發意鄙近無期遠大也如彼築室於道者得人而與之謀其所爲而路人之意不同是用此室不得遂於是而成也言淺近之人不可謀道猶路人之不可謀室故比之。鄭以刺厲王哀哉今君臣之爲謀事也餘同。傳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正義曰國語文也據今人而道古人謂之在昔據昔而又道其先民民者人之大名其實賢聖者也。箋不用古至於遠。正義曰先民斥人故知古人之法也古人之法是先王成事已行者也大道之常謂禮樂典法古今所通者也同是今言而云是聽是爭故知聽其同者爭其異者楚辭云朝發軔於蒼梧王逸曰軔支輪木也說文云軔礙車木也動軔者謂去木動輪而發行也論語云致遠恐泥鄭云則泥意出於彼也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

艾

靡止言小也人有通聖者有不能者亦有明哲者有聰謀者艾治也有恭肅者有治理者箋云靡無止礼無法也言天下諸侯今雖無礼其心性猶有通聖者有賢者民雖無法其

心性猶有知者有謀者有肅者有艾者王何不擇焉置之於位而任之爲治乎書曰睿作聖明

作哲聰作謀恭作肅從作父詩人之意欲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故云然。否方九反徐音鄙

靡王火吳反大也徐云鄭音謨又音武沈音無韓詩作靡膝猶無幾何艾音刈治直吏反下皆同有知音智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箋云淪率也王之爲